



阿富汗前线归来谈记者生涯

□ 阎丘露薇

这篇文章出自凤凰卫视网站，内容十分精彩。今特此刊出，与大家共享新闻背后的故事。

主持人：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凤凰网聊天室。今天的嘉宾是凤凰台著名记者、刚从阿富汗归来的阎丘露薇，现在她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制作现场，首先请她和各位打个招呼。

阎丘露薇：大家好！已经看到有很多人的问题，觉得很高兴，我来之前很怕没有人来聊天，所以我很紧张。

网友：你从阿富汗回到中国已经几天了？

阎丘露薇：我是22日回到香

港，在香港呆了两天就来北京，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五个小时的特别节目，一个系列片，分一个星期播出来，把我们当时的整个过程，还有每一个人的心情通过电视传达给大家。

网友：这个节目大概什么时候会和观众见面？

阎丘露薇：我们希望在一月初，现在制作班子刚刚定下来，我今天晚上开始写稿，希望一个星期之内把它制作出来。

网友：新年的年初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节目？

阎丘露薇：对，年初应该看到，如果反响好的话，相信在春节期间还会重播。

网友：当时你去阿富汗的时候有没有人劝过你，说不要去？

阎丘露薇：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告诉家里人，所以家里人不知道，我的同事知道，但是他们也知道我一直在外面跑惯了。所以都表示很担心，让我当心一点，但是没有人劝我不要去。

这点我觉得挺高兴，后来我到了之后新闻传回来，家里人才知道我去了，然后我才和他们说，没有关系，不要担心。其实我们摄制组四个人基本上都是瞒着家里人，都是怕家人担心。

网友：你在阿富汗怕不怕？

阎丘露薇：没怕过，真的没怕

过,因为进去之前一门心思想着怎么进去,搞得自己脑子里面每天都在想怎么进去。到了之后想我住在哪里,住下来之后又在想干什么,大家好像没有什么时间来想害怕。

主持人:在那里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?

闾丘露薇: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经常被问到最难忘的是是什么。我



很怕把最难忘的事情想起来,因为太多的事情还在脑子里,我现在突然间脑子里有一个印象,遇到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医院里,他4岁,他不知道空投下来的是美军的燃烧弹,以为是美军空投的饼干,结果我们看到他的手脚和脸,被炸得很恐怖。这个小孩真的非常可怜,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之前来派过粮食,所以他们对空投下来的东西好像存有很大的希望。很多很多小孩子,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炸弹,什么是地雷,我们看到许多小孩躺在医院里,都是因为太贪玩所以受了伤。

还有件印象深的事情是,有个小孩在接受访问完以后,说你能不能给我点钱。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就知道抓住这个机会,来看他的人给他钱,为自己的生存抓住任何一个机会。我每次看到这些小孩就

觉得我周围的孩子,我自己的孩子实在是太幸福了。

主持人:我看你的采访里面有一些重要的采访,这些采访顺利吗?

闾丘露薇:不很顺利。因为不像在别的地方你可以申请,发传真,在阿富汗只能是去碰运气。而且我们是第一家到那里的华人媒体,人地两生,在当地也没有关系。我们采访外长阿卜杜拉就是碰运气,我们是到他办公室门口去等,正好遇到他出来,我们就大喊,我们是中国来的,他说,噢,中国来的!我开完会,你们在办公室等我。我们就等了一个多小时。像卡尔扎伊,就是临时政府的主席,也是我们在门口守着,看他去哪里,跟车,跟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抓紧机会向他做采访。我们还试过采访另外一位内政部长,试了一个星期,每天到他办公室门口等,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。

网友:去阿富汗的女记者多吗?

闾丘露薇:我看到的不是太多,但是像BBC、CNN大概都会保持有一个女记者在那里。

主持人:女记者在阿富汗有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?

闾丘露薇:会有,生活不方便,这是最主要的,比方说像我和三个男同事睡地铺睡一个月。卫生条件也很差,我偶尔会用围巾把头包起来,所以我就成了怪物,经常给当地人围观,就是你坐在车里,也有人敲你的车窗玻璃。

我记得到了那里第二天我就开始不化妆了,因为条件所限。当然作为一个记者还是应该注意一点,因为风吹的皮肤已经不能再化

妆了,就像我老是戴着有颜色的近视眼镜,那是因为我的眼睛已经干得戴不了隐形眼镜。

主持人:我们看到你在出镜的时候,总是不断地变换你的围巾?

闾丘露薇:这些围巾是在不同国家买的,我自己算了一下,大概有七八种样式,来自七八个国家,有韩国的,有日本的,有美国的,有印度的等。我每一次采访都喜欢去买围巾。公司也要求大家在出镜的时候,不要老是同样的服饰,所以我用不同的围巾来变换。

主持人:当记者很累吗?

闾丘露薇:我在香港的话,每天都是8点30分到公司,晚上大概10点钟离开。如果出差就没准了,差不多每天7点钟起床,或者6点多起床,晚上如果倒时差的话可能要做通宵,如果时差不太大的话,一般在12点才休息。我已经积了60多天的假了,还没有机会休。

对闾丘露薇:请问你如何看待娱乐和新闻的关系,新闻是应该告诉观众所有的事实还是应该带给世界希望和欢乐?

闾丘露薇:娱乐和新闻在香港分得很清楚,有娱乐记者也有新闻记者,是不是把娱乐记者归入新闻这一类,我觉得不要分得太细,因为有的娱乐人物他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,完全是有价值进入到主流新闻里面去的,关键是看你如何判断。随着现在大家关注和爱好不断地改变,做新闻除了告诉大家真相之外,也要把大家有兴趣的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,如何进行判断,我自己也觉得很困难。

安尚秀对闾丘露薇:在凤凰当



主持人会不会竞争很大???????

闾丘露薇: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好像不需要面对,所以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小。

我想我还是要做记者。我自己也主持一些节目,其实我觉得主持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,每个人的专长不同,可能我的专长,我的特性和学到的知识在做记者的时候发挥得更好一些。做主持要有亲和力,要有主持风格,而且要让大家记住你的脸,在这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公司很多人比我做得好。

cc 对闾丘露薇:你从不管家,只有工作?

闾丘露薇:有一点吧。比方说对我的孩子,我不是一个很会照顾孩子的人,我照顾她大概两三天她就会病的。我自己觉得我的家庭观念比较薄弱,好像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不太重,很难改。

网友:我们觉得你特别像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,你是怎么看上海女人的?

闾丘露薇:我是典型的上海人,上海出生,上海长大,在上海读完大学。但是我碰到很多人都和我讲,说我不像上海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可能上海的女性比较计较较小的地方。我觉得小事无所谓,但是大事我还是很精明的,骨子里还是上海人。

在香港有很多人都叫我闾太,闾丘是一个复姓,也是一个很古的姓,为了这个姓我自己也去考查过,发现这个姓还是蛮有来历的。这个姓从小学到现在其实也给我带来很多好处,因为这个姓实在是太特别了,所以很多人看一眼就能够记得住,看来

姓名特别有时候也是一件好事。

网友:你现在已经算大牌了,出去有没有遇到被拒绝的情况?

闾丘露薇:我不是大牌,我也没有这么想过。以我的访问来说,如果你有点名,当然他会感觉亲切一些,但更重要的是看传播机构的名声和它传播的覆盖面,如果这个机构和覆盖面足以给他带来好处,他就会接受采访。我一直觉得我在凤凰的话,约人会很方便,如果离开了凤凰,到了别的地方,很可能很多事情要重新来。

被拒绝的事情也有,即使是一些比较小的公司,如果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为自己进行宣传,不管是谁来约他进行访问,他都会拒绝的。还有政府的官员,如果他觉得这个时候他不适宜出来说话,我再怎么约也不会成功。

网友:如果被拒绝了,你会对自己说什么?

闾丘露薇:下次再试,继续努力,让他觉得我烦,一定要接受我的采访。

网友:执著到什么程度?

闾丘露薇:一星期给他一份传真。

网友:有没有这样成功的?

闾丘露薇:有,一星期一份传真的有,一星期一个电话的也有。给他的公关打电话,说我是记者,我在申请,成功的也有,失败的也有。我到现在还记得的是李嘉诚,因为后来他的公关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,说李嘉诚给自己下了一个死规定,不接受任何香港传媒的采访。是统一对待,所以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接受任何一家香港传媒的专访。一星期打一次电话成功的也

有,就是曾培炎,除了每星期给他提申请之外,还趁采访的时候,当面向他能不能接受专访。很多时候这些事情要经过手下的人,直接说可能更好一些。

主持人:网友问,你说做新闻要尽量客观是什么意思?

闾丘露薇:我觉得把一件事情真相告诉大家,而没有任何你自己的评论,这样的新闻比较真实。虽然说要做到完全客观不可能,因为一个镜头角度的不同,或者说前后次序的不同,给大家的感觉就会不同。但是至少你要做到不要把自己的感觉和评论加进去,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在采访的时候,不管是很悲惨的事情,还是很快乐的事情,尽量不把自己融进去。如果有一个很惨的事,就像被地雷炸伤的孩子,我也不会哭;如果是很高兴的事情,就像申奥成功,我也正好在采访,我真的没有和他们一块欢呼,因为我记着我是在工作,我是在记录别人的欢呼,所以我每时都在提醒自己做到这一点。

网友:你除了做电视,自己还写一些文章?

闾丘露薇:那是被凤凰周刊逼的,并不是自己想写,因为我很懒。但我发现我写得还不错,写得也很快,一个小时能写一千字。我写着写着就完了,把重点告诉大家就可以了。

网友:在采访中,你觉得最满意的是哪一次?

闾丘露薇:我每一次都挺满意的,因为如果哪一次不满意的话,你就没有机会做下一次了,所以每一次我都是觉得挺满意。有时候也是靠运气,一般我不会漏东西的,这一点是我最满意的,不漏东西是

因为自己的勤奋。

我们有时候等一个人的采访要等一天,甚至一天什么都没有采访到,这是很经常的事情,所以我们记者要能经受住这种打击。画面漏掉是可以的,可以通过口头的描述来弥补,但是尽量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网友: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火吗?

闾丘露薇:对,我会问摄影师,刚才这个人,比方说有一个什么样的表情,你拍了没有?这一次在阿富汗也有这样的事情。我记得美国领事馆升旗仪式,中间用一分钟为“9·11”默哀,我们摄影师没有拍到,我说了他几句,后来我想大家在这里已经很辛苦了,他已经熬了一个月的时间,便没有再说下去。其实我就是想让他明白,有些东西你觉得好像不太重要,但是对一个新闻来说,这是一个点,是蛮重要的。你漏掉观众就看不到了。

网友:你觉得你是一个成功的女人吗?

闾丘露薇:不是。

网友:你的目标是什么?

闾丘露薇:没有,走哪儿算哪儿。只有一个人我是希望学习的,就是钟玉华(CBS美国著名华人记者),做新闻记者能够做到她那样的知名度,我觉得可能就算是比较成功了。

到目前为止,我觉得做记者比较适合我,我也想过,如果不做记者的话,去坐办公室,要朝九晚五可能会受不了,因为坐过一段办公室,上班时间去挤地铁,觉得好讨厌,做记者很好,不用坐班。

网友:你在工作之余怎么充实自己?

闾丘露薇:我也有爱好,我最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球。本来是喜欢吃,吃的时候很舒服,一个星期就胖了大概好几斤,所以就改变了我的这个爱好。打高尔夫我的水平是初级的,但是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很舒服,你一个人对着那个球打,很快时间就过去了。而且可以很拼命地打下去,如果有一帮好朋友一块打的话,就更开心了。

网友:你认为什么样的男士才

是成功人士?

闾丘露薇:我比较喜欢的男士是走过比较多的地方,看过比较多的东西,思维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,不只是执著在一个观点上,最好能够接受大家不同的看法,当然他也要有自己的看法。我觉得男的最主要的是要心胸比较宽,要有容忍度,绅士风度也很重要,细节方面要注意,打扮的时候要有点品位。

网友:形象重要吗?

闾丘露薇:我觉得男的长得五官怎么样其实不太重要,男的是靠气质的,尤其是过了30岁以后,男的是靠自己的修养和气质,把自己的个性带出来。有的人可能长得不高,五官不是特别突出,可你觉得他有“型”。我从来不喜欢很漂亮的男孩子,而是他要有型,有他的风格。

网友:你做记者这么多年,觉得这个职业是不是改变了你身上很多东西?

闾丘露薇:性格绝对会改变,我记得我的同事说我眼光都变了,说我现在的眼光很凶。主要是因为做了记者之后,你的反应会比较快,脾气也越来越急了。

网友:那说明你过去很温柔?

闾丘露薇:他们说我以前眼神很柔,现在是目露凶光。

网友:你们在阿富汗见过中国士兵吗?

闾丘露薇: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原则是不干预,在阿富汗绝对没有中国的士兵,我们在的时候,在整个喀布尔只有我们四个中国人,现在多了,现在有新华社的记者。

网友:阿富汗当地的人民关心拉登死活吗?

闾丘露薇:到了喀布尔才发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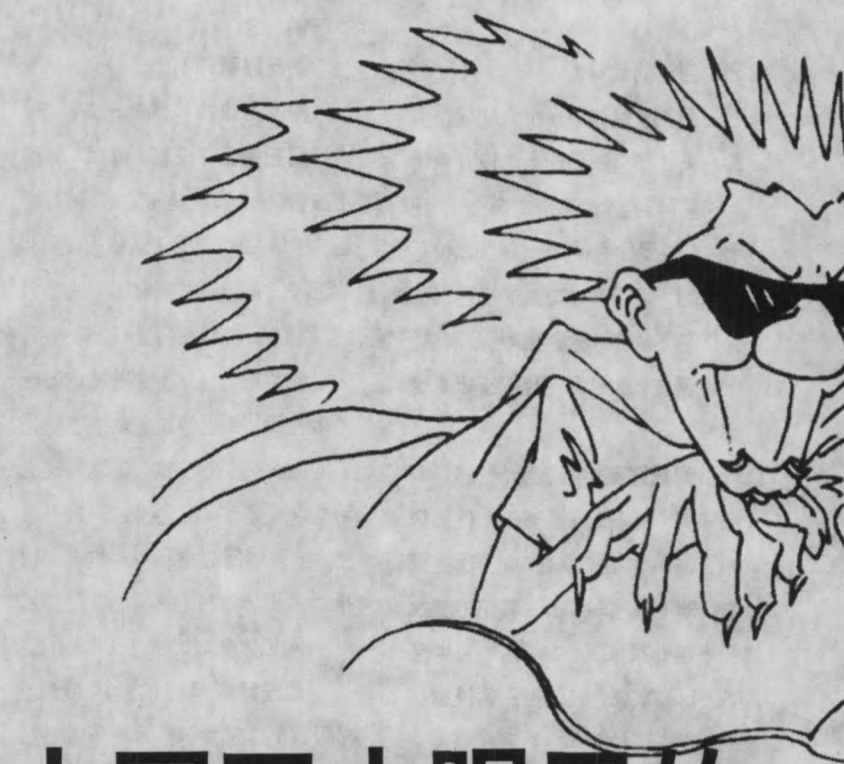
现,原来当地人对拉登一点也没有兴趣。我们到了那儿之后,当地人说拉登也不是阿富汗人,他们不关心拉登会怎么样,只是关心会不会有外国的军队来管他们。俄军到了,我们和当地人聊,他们很反感,觉得阿富汗的事情就是我们阿富汗人自己来搞,为什么来这么多的英军、美军、俄军,所以他们对中国非常友好。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从来不去干预他们,他们也觉得中国在经济方面给他们不少支持,因为街上到处都是凤凰牌自行车,有很多的中国产品,他们觉得中国可以给他们支持。

我还碰到一个阿富汗富翁,找了我几次,说要和我做生意,他说我给你一笔钱,你带回中国帮我发一些电视机来。他很认真,到临走时还说,你再考虑考虑。

主持人:好,朋友们,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,谢谢闰丘的光临,谢谢网友的参与。朋友们,再见!

闰丘露薇:谢谢大家,记着看我们的特别节目,感谢大家关心我,有事情可以发E-mail给我。

(摘自《凤凰卫视闰丘露薇采访手记》,昆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,定价:20.00元。社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,邮



中国网虫眼里的 黑客世界

□ 陆群 主笔

“黑客”(Hacker)一词被大众认为是可恶的入侵者,值得我们探究的是,“Hack这个词有乱砍、肢解之意,而加上字尾-er后代表乱砍之人。”这是单纯从字面来看待Hacker这个字,即“肢解者”和“捣毁者”,意味着他们要彻底“肢解”和“捣毁”大型主机的控制。但长久下来误导了人们对黑客的认识而产生了误解,尤其是中文的译名,更给这些人披上了神秘的面纱。日本出版的一本《新黑客字典》把黑客定义为:“喜欢探索软件程序奥秘、并从中增长了其个人才干的人。他们不像绝大多数电脑使用者,只规规矩

矩地了解别人指定了解的狭小部分知识。”

严格地说,真正的黑客是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反主流、争民主的文化潮流中,并借助互联网飞速地在世界范围里发展起来。自1993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内地以来,网民人数急剧增长,在这群追逐时髦潮流的年轻人中,随着不断接触黑客技术与黑客文化,黑客这一网络世界中独特的现象也逐步萌芽。但必须指出的是,由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完全迥异于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,使得国内地的黑客文化具有不同于传统意